执行主编:刘琳佳 责任编辑:刘雪娇 电话:(0451)84612187 E-mail:lnliuxuejiao@163.com

写在日记里的军旅

旧影重现

1986年11月13日,于我而言,是烙进生命深处的日子。那天清晨,天刚蒙蒙亮,薄雾还缠绕在故乡屋檐上,我拎着一只旧帆布包,坐在开往军营的班车上,透过蒙着水汽的车窗,挥手告别泪眼婆娑的亲人,也告别了炊烟袅袅的故土。临行前,好友塞给我几本硬壳日记簿,嘱咐我:“到了部队,莫忘记下苦乐。”我郑重接过,仿佛接过了某种承诺。车行渐远,熟悉的街巷缩成地平线上的一点墨痕,而未知的绿色方阵,正裹挟着凛冽的晨风,迎面扑来。



踏入军营的第一天,熄灯号还未吹响,我便借着走廊微弱的灯光,翻开日记本,续写学生时代养成的习惯。新兵连里,我们来自五湖四海,操着南腔北调,揣着不同的心事,却在绿色的军营里迅速拧成一股绳。同一个操场上,我们摸爬滚打,汗水滴进同一片黄土;同一口大锅里,盛着粗茶淡饭,却嚼出了别样的甘甜;同一首军歌,吼得震天响,吼出了同袍之谊。

三个月的新兵生活,紧张得像上紧的发条,训练科目排得满满当当,可无论多累,我总要在睡前挤出十几分钟,哪怕是在昏暗的洗漱间,把日记本摊在膝盖上,借着水龙头的滴答声,潦草记下当天的训练课目——投弹、匍匐、队列,还有那些因动作变形而挨的批评。我把一天中的得失与教训都写下来,像做一场无声的复盘,只为第二天不再犯同样的错,不给班排拖后腿。五公里越野最是磨人,双腿灌铅般沉重时,我就在日记里给自己打气:“再坚持一公里,别让同班的战友看扁!”那几页字迹,如今读来仍带着喘息的热气。

新兵连最惊心动魄的,莫过于深更半夜的紧急集合。起初,只要值班人员透露半点风声,我便如惊弓之鸟,提前打好背包,抱着被子坐在床边,生怕哨声骤响。有时等了一夜,哨声却杳无踪影,我便裹着军大衣,倚着沉甸甸的背包,在过道里迷迷糊糊地熬到天明。后来,经过数次真刀真枪的夜间演练,无论是心理上的警惕,还是打背包的速度,都变得训练有素。如今翻开日记里那页关于紧急集合的记录,墨迹虽已洇开,我却恍如又回到了那个灯火管制、只闻喘息与背包带摩擦声的新兵连,回到了那段如火如荼、连梦都带着番号的岁月。

三个多月的新兵教导团训练结束后,机关与基层连队的首长们前来选兵接兵。我们的纸质档案袋被摆在地上,像极了集市上无人问津的菜摊。接兵首长随手抓上两袋,从纸袋里报出名字,被选中的人便拎起背包,跟随战友登上解放敞篷大卡车,奔赴各自的连队。我被分配到了师部后勤农场,次日便跟着班长下田劳动,成了半个庄稼兵。既来之,则安之。田间地头的劳作虽枯燥,却给了我相对充裕的时间,我依然雷打不动地写着军中日记,记录下泥土的腥甜与日头的毒辣。

三十六年弹指一挥。再次翻动那摞军营里写下的日记,纸页已脆薄泛黄,字迹却依旧倔强。那些写在日记里的青春,从未远去,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在时光深处,继续铿锵作响。

[江苏·盐城] 王开顺

“拴”在火炉旁的雪天

小时候,每逢大雪封门,我和哥哥便按捺不住雀跃,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,穿过两条胡同,直奔外婆家。在外婆眼里,落雪的日子就该过得热热闹闹,像过节一般。她早早把土灶里的炉火烧得旺旺的,铁箅子往火上一架,红薯、粉皮、花生轮番上阵,烤得满屋子滋啦作响。那时乡下孩子手里没有零花钱,更别说买零食了,外婆炉子上这些冒着热气的“烤食”,便是我们舌尖上最踏实的期盼。

那日恰逢腊月,鹅毛大雪忽然漫天飞舞。外公曾经的同事黄老师前来办事,刚落座喝了一盏茶,天便变了脸。外婆炒了两个小菜,让外公陪客人先吃,自己又在炉子上架起铁箅子,烤红薯、粉皮、花生、馒头、小干鱼,一股脑儿摆开阵势。外公和黄老师不喝酒,便以茶代酒,从下午聊到晚上,又从晚上聊到深夜。第二天中午,黄老师才骑着自行车返回学校。

我趴在外公耳边嘀咕:“黄老师准是馋外婆烤的东西了,一顿接一顿吃不够,天黑透了还舍不得走。”外公笑着摇头,揭开了谜底:“黄老师在山区中学教书,住的是学校集体宿舍。这次他来找我帮忙,办完事本要走,可我不让。雪大路滑,骑车走山路太危险。反正周日他也没课,我就把他的自行车钥匙藏了起来,硬留他住了一宿。第二天天气放晴,太阳出来了,路上的雪也化得差不多了,我才把钥匙还他,放他走的。”

原来如此。外公自小患有眼疾,矫正后的视力依然很弱,所以他比常人更懂得谨慎,更把安全看得重。在学校上班时,只要遇上大雪天,他便住在学校宿舍,哪怕休息日也不冒险往家里赶。对学生、对家人、对客人,甚至对外人,他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。那次黄老师来访,若留他住下,在那个没有电话的年代,他怕黄老师的家人担心,本是绝不肯留的;可若不留,雪夜骑行山路实在凶险。于是外公索性藏了车钥匙,亲自把黄老师留了下来,待雪化路通,再送他平安离去。

我们村西临河,东靠山,大雪天孩子们出去玩耍,极易发生危险。外公这位退休老教师,最懂孩子的心思:与其用绳子捆住手脚,不如用一炉喷香的烤食拴住我们的馋虫,让我们心甘情愿地留在屋里。

[山东·淄博] 马海霞

掌心棉暖

北风叩窗的冬夜,我总会摸向口袋,那里静静躺着一副藏青色的旧棉手套。粗布磨出了毛边,绒线洗得发白,指尖那块浅灰补丁像一枚岁月的印章。可指尖一碰,熟悉的暖意便漫上来,像奶奶灶膛里的火光,把往事烘得柔软温热。

初见它,是小学三年级那个早来的寒冬。十一月北风卷着冰碴,我戴着薄毛线手套上学,指尖冻得发紫,握笔直抖,作业本上满是歪扭的划痕。放学回家,寒风割着脸,我缩着脖子跑,远远看见奶奶佝偻着身子,立在巷口老槐树下朝我招手。

“快过来,冻坏了吧?”她一把攥住我的手,粗糙的掌心带着灶房的温度,瞬间驱散了我指尖的寒气。回到家,她从炕头针线笸箩里翻出个蓝布包,小心展开——一副藏青色棉手套。粗布做面,内里絮着厚厚的新棉花,针脚细密,每个指尖都圆润饱满。我戴上,大小刚刚好,暖意顺着指尖一直漫到胳膊。此后,这副手套成了我的冬日标配。

高考后我去南方上大学,那里冬天几乎用不上厚手套,我便把它留在了家里。大三那年冬天,妈妈突然来电,说奶奶病重。赶回家时,奶奶已瘦得脱了形,看见我,她挣扎着伸手,含糊地说:“手套……”妈妈抹着泪解释:“你奶奶一直惦记你,说南方冬天湿冷没暖气,怕你冻着,前阵子还在缝手套,没来得及做完……”我打开衣柜最底层,那副藏青棉手套静静躺着,旁边还有半只没缝完的新手套,针脚凌乱,显然是她病后凭毅力一点点缝的。

那一刻,我抱着手套失声痛哭。想起她坐在炕头就着煤油灯缝手套,眼神不好,总眯着眼,一针一线格外费力;想起她冬天手总开裂,却仍坚持缝补;想起我曾嫌弃它不够时髦……那些被忽略的细节,此刻都化作愧疚,刺得心口生疼。

奶奶在那个飘着细雨的冬日走了。我把旧手套和那半只新手套收进行李箱。

[山东·济宁] 卜庆萍

承印单位: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